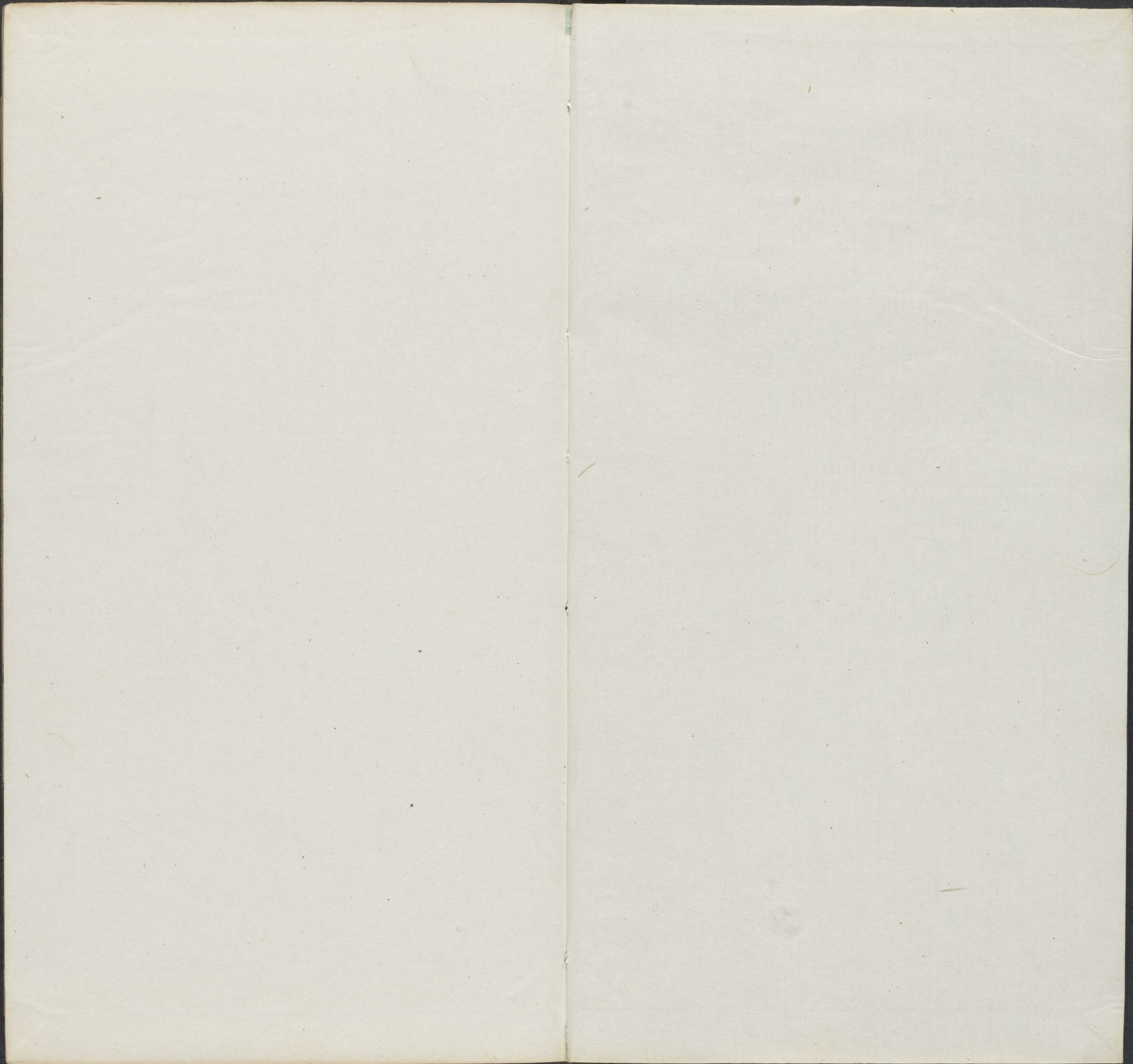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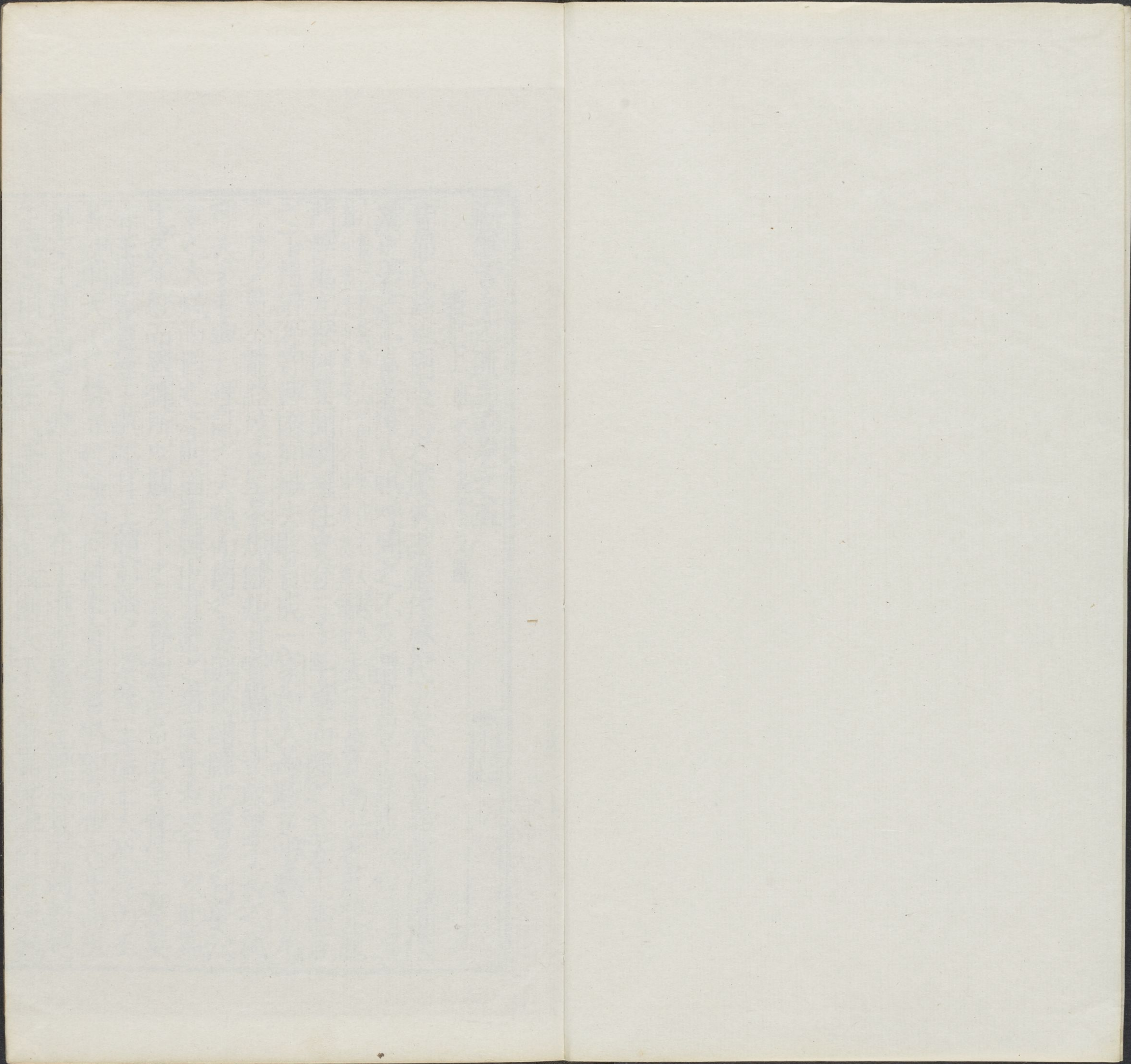


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6 1958

T 9297/4972





新纂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表志上 山史之表不及焉

昔邵氏論班固表志之優劣謂遷作歷代史表志當著歷代固作

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嗚呼固之不及遷者豈止是哉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史失於畏遷也夫子長負邁出之氣登龍

門探禹穴採獲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十萬言

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

不肯少就於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

耶夫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書者制度公

革之大端而固之志則猶案牘也且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
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
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
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
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敖王趙彭越
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同姓強弱

8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亦略相當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
觀一時之得失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二至
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
執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
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矣所以
列名所以以亡之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
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居多矣按建元以來侯者表元
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居多矣
如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則
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七元朔侯
者一百二十七則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
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則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
分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
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
成置酒前殺帝奉王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
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
表志

或失皆歷歷可見矣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彼班氏之表何
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
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且諸侯年表曰異姓王
者曰同姓王者遷則合而為一正以明漢初親疎相錯之旨固廢
年經國緯之制徒以一已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為二則天下
大勢何觀焉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
曰景惠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折而為三正以明一時行
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
高后文與景武昭宣元成折而為一則當世得失何驗焉按漢興
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蓋是時
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於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
親親疎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不載九卿百司
中且不記大事以為主殊失將相名臣年表之本旨矣按漢興
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百官表先... 卷載百官制度... 此猶可也
曰於諸表之外自出新意以為古今人表意有抑揚之深義然徐
是書其失猶甚范武子即士會也立明之傳春秋明矣而表既
士會又書武子左傳武子本士會後古今人表以計然為范蠡所
范蠡為一二人又按史記以計然本范蠡之師云云何考訂之不精
耶况表名古今不言漢人顏師古以未及言今非也顏師古注表
及今而卒蓋西漢公卿傳及東都雲仍猶在固為漢人畏避閣
筆亦猶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為酷吏然
則固之敢於論前代之賢否不敢論當代人物正為此慮遂避忌
而不直書噫作史而不直書果何取於史哉元城曰西漢酷吏傳
固史有深意張湯之後至東漢酷吏盛有恭侯純等位至大司空
班固不入酷吏以純故也曰此氏之純已矣亦不入何也曰杜
張一等人也若令湯獨入列傳則出得以
議已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于東意也
表志下 班史之志不及迂

且封禪之書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求仙之感今日用方士明白

表志

遣祠官溺心於虛無之境而不自知子長欲殺其失其首雖曰自
古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替乃云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子長之意
婉矣史記封禪書平準之書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征利之慾今
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於錐刀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箴其
非往往拍言洪羊致利之由子長之言深矣史記平準書其著律
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觀其論文帝事浩
漫宏博若不相類徐而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
民氣歡洽陰陽協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碑
帝曰兵凶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觀其在
元封間議造漢曆號為太初其術最驗遷書置而不取蓋古曆之
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乃改新曆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
曆此遷所以不取太初日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前律曆志
大甲大夫公孫卿造漢曆太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庚子朔
秦初四時六百一十歲至元封七年得大初本星度新正以

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而
 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日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堂尤
 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修德修政之心天官書
 代野云云天官書龍之慎書見則半長天其後京師太上修德其
 書河渠則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
 以知歷代水利之由河渠書於禮書載禮論於樂書載樂記非
 蹈襲舊文也漢承秦滅李之後百氏蜂起天下知有衆說而不知
 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謂禮論樂記之書誰其譜之
 迂乃取而載之於書非有高世之識不能也彼班氏之志何如哉
 迂所謂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此非關
 於漢之一代者而固編於國史施於何代而不可編次果奚益乎
 而景通西百星羅於元象非知九文通西
 也但史記固胞階所吸天區編長無從事而論者竟志
 其語雖固胞階所吸天區編長無從事而論者竟志
 渠而固更曰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
 所治者而固徒以盡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名實果相當乎合
 表志

律於曆似也然攷之志既言元曹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
 在建星又云星紀中牽牛初冬至夫建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
 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此雖漢曆之未精而固
 獨無一言辨之何耶律曆志元初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
 禮樂之制固詳於史記而於禮多闕而不詳長樂朝儀此漢初禮
 典之大者但言具大既而已又何耶見本志易封禪曰郊祀而不
 載原廟薦新之事叔孫通傳宗廟迭毀之議韋元成傳母乃太簡
 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賈
 志賈曰易林哀多益寡物平施書云懸遠有無母乃太繆乎此
 周有泉府之官故弘羊均輸壽昌常中亦有從來母乃太繆乎此
 猶可也固於八書之外自立私見以為地理藝文五行刑法之四
 志意有去取之高識然孰究之而亦無足取其論天子之行幸而
 不計里數之遠邇邵氏議其志地理之疎行封禪文並漸至周
 又魏燧西日行小千餘里尤荒周矣其論儒者之學徒而至
 而農雖李氏幾其志藝文之陋李氏固為李氏

儒而者求合於出而已乎固固因實惠而犯於非義也云云其小
書失宜者四其叙事乖理者五劉氏駁其志五行之錯
五行志其錯者四科一引書失宜一事再一事
失官者有四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一春秋史記亂難別一二
守春秋言九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一春秋史記亂難別一二
他四科科條不整尋釋難刑法一志既曰大刑用甲兵則兵猶刑
也而又詳於刑畧於兵一代制度漫無所考如垓下之役孔將軍
左費將軍右淮陰當其中陽敗以誘之兩將軍兵淮陰復棄之
此兵家致人之術羽所以敗者由此而固惟曰圍羽垓下曾不見
其所以能勝者微遷者之後人將何所考哉抑又論之遷史固優
於漢也然功十而過一遷史亦不能無失孟堅誠不及子長也然
過十而功一孟堅亦不為無得且三代出表誠能推自世之本支
然伏犧神農皇帝為三皇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為五帝遷乃首黃
帝而遺義吳名曰五帝三王之託其失一也况三代出表律書誠
能推上生之損益然遷之黃鐘九寸蓋以九寸為分以十分之寸
律志下

約之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一其失一也律書云鳥可以
遷之得而不議其失哉王子侯表例不稱姓而下卷以姓書之蓋
元始以來王子行封權歸王氏特得以異姓之法默寓其愧之
意其可取一也表下乃書姓用元始也云云食貨志本言財
利而歷載張湯峻文窮治之法蓋武帝欲與利源先施嚴刑而湯
之慘刻不志於刑法志於食貨其正原其用刑之由其可取二也賈
誼論刑以刑為本以法為用而後治之說取矣鳥可以
固之短而不取其長哉此愚紉繹一史而詳致其辨云
太元太元一八九學日勿之得失
太元果有得於易乎然劉歆朝之可謂嚴尤謂之嚴尤謂之
老蘇東坡又起而議之者曰蘇作太元論辨其說又更變謂蘇將
為難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如太元法
是其書未足論也太元果無得於易乎然巨譚稱之巨譚稱
其書以
傳張衡喜之温公康節又從而推之温公集註太
元又即
之書而強合諸家之數此旌之所以失以太易之理而參決一

無議矣此易有象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
之贊有則以元文而準文言以攤筮現圖告而準係辭元固求台
乎易也義也易有爻元有象元有則測所以解贊也易有
有請筮現圖告元文辭五德弄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筮卦元有數
數者論九者所象筮卦之類也易有筮卦元有德筮卦元有筮卦元有數
首陰陽相對而無之序也之類也易有筮卦元有德筮卦元有筮卦元有數
然易之天五配以地十元也有五而無十二元也為六為八
為五為九易之六畫初五加以六位九六元也有畫而無位
初五加以六位九六元也有畫而無位
元亦不專合乎易也贊之初二以至於上九則有取於洪範九疇
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於五與五相宗則有取於洛書生成之數
其為首八十一則黃鐘之天數寓焉其為贊之百二十有九則十
二辰之中數寓焉泰中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二則太

極函二為一之數泰積之數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而合於七十
二此則商社益一上生之數此猶可也六日七分之二數唐一
行所深非而子雲自中至養則而效之而未敢亂其叙去故高而
脫有六卦卦使每卦各上八日七分之二數唐一
脫有六卦卦使每卦各上八日七分之二數唐一
而子雲自中至養求而合之而欲應其度此猶可也六日七分之二數唐一
養則為斗宿入午五度至疲精竭神於占候步推之末意亦勞矣
自今論之夫復卦之所謂七日來復者謂自復而至於乾自姤而
至於坤皆六日爾而有陰陽之辨極其始終則至復與姤皆七日
焉是蓋天道自然而復卦之所以善言天道者也而善言乃以
私意附會之其說曰去坎離震兌以分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
爻必當三百六旬之數又自七分推之則其為數四百二十分每
以八十分為一日則為五日四分之二而可以備其周天之數以
中孚為爻至用事之始故六日七分而復受之果何者而合於元
只心度之義也至六元之書始於中終於善凡八十一首以一

當四日有千而其所主者乃二百六旬與夫四日之半又以前一
二贊而之其閏之數而六日七分之二說與焉是固有取於二也
也抑不思六日七分之二數果可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乎借曰六
元以虛二起數而七日之數止於六日七分則一日八十分之義
果何義乎則當三百六十五日又以其方余六十每卦六日
分四分之二一為二十分每四日一十分近代之曆又至在斗二度其
分四分之二一為二十分每四日一十分家皆以為當四分之二
四日半又以前一為二十分每四日一十分說本於戴記月令仲冬日在斗之數此亦天道自然而月令之所
以為善言天道也而洛下閔乃以淺見揣摩之其說曰始於十一
月冬至夜半甲子起牽牛一度驗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
其數始定然自太初以迄于今朔後天三日氣後天四日冬至之
所在差天幾二十餘度果何為而公於在斗二度之說也至太元
之書始於中而應於冬至之日以明陽氣之萌故中首入牛一度
周首入牛五度至於養則始為斗宿二十二度是固有取於閔之
說也抑不思差天於三十度之間則四分之虧一者果能免乎借

曰曆久必差而盈縮進退不能為千萬世之數則探端造始者果
能運其責乎前律曆志洛下閔作太初曆元封七年冬十一月
云云又揚雄傳元二二九九州二二七部八十一大初曆古曆四分之二
五分實於四分之二一增少不可四分之二論也周首入牛五度養則始為斗宿二十二度雖然子雲泥於諸家之數
固不能無牽合之謬子雲參於大易之學亦不可無真實之見夫
子雲當奔賢之世不事進取恬於勢利獨與嚴遵李仲元游則其
學必有據矣夫以漢之正統而象七百二十九贊之正數以奔之
閏位而取歸贏二贊之餘分此其立論關於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大義數耶理耶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九贊乃此數也永何也日七
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此數也永何也日七贊
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此數也永何也日七贊
陽之象而明君子小人進退之義此其為說切於造化之妙用治
道之樞數耶理耶長編慶曆七年張

有象也韓愈讀荀子欲合於理者存之害於理者去之
有道之士於太元亦云

中說論王通可疑者四

潛虛一書溫公所著也而或謂非出於溫公錫公新次溫公極一
圖周子所作也而或謂非出於周子張南
書者程之謂論答問也於遺此中說一書雖有裕言而不能免後人
之疑者無怪也夫自魯鄒教息說鈴紛紛得其傳者蓋鮮諸子之
沒自荀揚不能深入闡奧河汾至氏生於隋李勣法吾夫子步武
質疑問難甚矣其類魯論也遐想氣象亦往往如沂水泳游時矣
然所以滋後人之疑者有由也韓愈作原道篇僅有軻死不傳與
荀揚大醇小疵之說曾無一語齒及河汾可疑者一也
見云房杜王魏諸人嘗游其門皆位將相非忘乎木落葉本之義
者亦不見尊其師而立之傳此可疑者二也中說
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
情河房元寶鍾離鍾離太太原溫大雅鍾
師之道王闕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帝距通所生之年蓋百三十三

年矣而其書乃有問禮於闕生之語此可疑者三也闕子明事

開皇十一年通纔八歲爾而其書乃其德林請見子於長安之語

此可疑者四也王

於是世之議者始而惑繼而毀終而駁之以為通之門人私為之

增益其師說而房杜王魏之遊其門者皆無是事焉吁有是哉後

知王通之學不誣而中說之書可信也且退之不及於通非遺其

人也愈方稱子能距楊墨而功不在禹下正推明力排異端之

功不稱之者蓋先功而後道之意中

弟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

不傳之者蓋閣筆避權之過東

弟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

不傳之者蓋閣筆避權之過東

弟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

不傳之者蓋閣筆避權之過東

弟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

長孫元已人尉由獲罪特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其
尚書叔等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
康公亦大尉之權歲而未出重作書讀季父深言勤懇季父
答書其曰云云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謚也黨
逢明主願翼其道及仲况出胡蘇合社大夫當於上前言其懷忠
之怒關生之問禮德林之請見非果可疑也特傳述者錯其歲
月耳荀卿子遊於齊居於蘭陵近世儒者亦疑其時世以為非與
齊宣王春申君相值謂劉向誤序卿事可也并以為無卿可乎嗟
夫通之為道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中之為說議
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蓋孔子孟氏之流派而後來諸
公之逕蹊也議者不味其言而疑其傳不信其道而惑其人世無
諸老大儒之論則河汾之學術沉沒寂寞不著人間安得聲名掀
揭流傳古今哉故其在唐朝也司空圖皮日休皆尊其學以房魏
數公真其徒大書于碑以示後世而文士又有請以王通氏陪隕
祀者使無其人容有是幸乎見唐書其在我朝也柳仲塗宗之
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中序而伊洛大儒又稱為隱君子極有格
言荀揚不到使無其人容有是論乎讀書明曰文中子本是一

附錄成書其間極有噫河汾之學不幸史失其名而起或者毀駁
之議亦幸而世有公論而得諸儒辨明之力然又論之中說一書
固有述作之功而不能無侈大夸誦之言固有羽翼之助而不能
無僭擬妄誕之咎何者以董常而比顏子以公卿問答而比孔門
之諸弟以陳思王而比季伯之遜以荀氏之二仁而比殷之三仁
其通之自處則欲與夫子而齊驅嗚呼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
西子而失西子何通之不量力也固宜起後世紛々之論善乎紫
陽先生之論通也雖稱其過荀揚而於其擬夫子雖喜其明世變
而惜其闕大體誠確論也然則中說之書豈得謂合乎中之義哉
悔說陳思王善論語說要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遜他
便說大夫來相善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他使說荀氏有二又以公
於事上講究得情故於出變與二人情物態更華必襲施用作為
先後第講究得情故於出變與二人情物態更華必襲施用作為
為說陳思王善論語說要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遜他
史未以皆通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
九天易元天之李在心法

書前元即堯夫詩頌信書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書前有易何更無詩此先天學也欲知大易之當求之先

天見書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書前有易何益帝堯舜時垂卦未畫非畫前有易耶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法陳瑤中答楊中立謂定夫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手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辨之夫先天之易非康節之私意也十三卦之蘊未畫之前聖

人已取之孔子嘗發明其旨比其源流之學耳然是學也非求之

圖而求之心非取其數而取其中中者先天之要心者中道之主

康節之所自得者在是嗚呼天下安有心外之學哉愚嘗即其圖

而玩之乾南坤北與離上坎北之位不同也乾獲大有與乾坤屯

蒙之序不同也陳瑤中云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自坤而

為同異者蓋有先天之易有後天之易先天之易伏羲易也後天

之易文王易也文王之易聖人既言之矣伏羲之易聖人未之言

此康節開其機而發其藏也是圖也自太極而兩儀自兩儀而四

先天易

象四象既成而成十六事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此先天之象

也陳瑤中書康節樹物云也震然長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

益其意曰天地定位不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指見義雷風相薄

為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四陰四陽由四而為八由八而為十

六由十六而為三十二由三十二而為六十四此先天之數也先

由十六陽而為三十二陰由三十二陽而為六十四陰由十六陰

暑畫畫比象則風雨露雷感象則性情形體應象則走飛草木此

象之不一也經出書元之元日之月日之辰日之辰日之辰

之歲日之辰日之辰乾之坤七者皆乾之坤七者皆乾之坤七者皆乾

往數者已生之卦由左而旋來數者未生之卦由右而轉觀物

是方轉也皆未生之卦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百解圖

意陰數起於三十一陽數者起於三十此數之不一也觀物

意陰數起於三十一陽數者起於三十此數之不一也觀物

可變故一十二月震陰中陰不可變故一月
見允陽中陰皆中陽皆可變故日月之數可分是也陰數以
二起陽數以三十起而常存乎三六也按經世圖元之元元之元
十二此陰數十一也元之運二百六十此陽數三十也元之也
四十三萬九千六百此又陰數也元之然數之起者不出乎中中之主
者不外乎心即中而言數即心而言中規則先天之學得矣不然
而中外而求象數於心外而觀休咎吾恐先天之圖皆陳迹經世
之書為考數豈足與論康節之學哉陳確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其
故以主極為愚故曰不知性學不可言太極之圖周子太極圖陰陽
考數之書耳又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此不能窮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
又謂無志自與之可言是性之本也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不知心法不可談先天之易而世之議者且曰司馬文正與康節
素善者而未嘗言及先天或疑其學之迂謂見錄司馬文正與康
言及先天學嗚呼康節謙退君子也蓋不肯以平日所長求術於人正
傳温公而不及潛虛之意何疑哉溫公不載潛虛世之議者且曰是
圖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陳希夷
數季授穆伯長穆伯長授李挺之或疑其學之誕嗚呼希夷有道之士
也故以易學流傳於後正源溪得希夷神穆太極圖之意何害哉

胡宏通書序周茂叔傳太極圖於穆脩之傳於種放放傳於希夷吾觀春雷之乍而知天時之往
復陰陽之消長邵康節問伊川曰今年杜鵑之兆而推地氣之去
留世道之盛衰其有關於世道也如此或者至於迂闊議之吁亦
妄矣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不樂客問其故曰洛陽舊
接經論儒主授經之義

堂謂漢儒有明經之功而不無淫經之失有授經之言而不無假
經之過夫聖人六經與天地並立為立民極之地而後儒反假托
以文姦援引以濟私是先王學術反為禍天下之具也且漢自中
世以來上以表章而自任下以授受而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
立事縉紳之間非經不敢建議賈指之請勿擊朱崖王商則曰經
義何以處本傳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無一所據王嘉
傳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之間意亦善矣如董仲舒以元年
謹始之義而勉時君之初政董仲舒傳雋不疑以蒯瞶出奔之事
而辨一時之疑獄雋不疑傳以此立論豈不為聖經之幸惜其考
究之不精雋不疑傳不熟往往以詩書為發蒙是則不美也已自今

觀之來歸中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漢功也乃援之以訟陳陽之功陳陽何淫也乃眷西顧此誰與定詩雖有是語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之以定南北郊何鑿也康衡傳推避卦不效以必考課不可謂無得於易然考之法煩碎已甚人皆能言其非豈必得推卦而知其不行乎京房傳用咨十二牧而罷刺史不可謂無得於書然刺史之法以卑臨尊正上下相維之意豈可淫於十二牧之法而罷之乎何武傳古者夷狄來朝坐之國門之外丞相霸授荒服之義當矣而或者乃假長發之詩而從單于於諸侯王之上抑何與經矣也蕭望之傳古者天子之於丞相右坐為起左翼為下而况於百官乎司直尊上公之說當矣或者意慢丞相乃托尊上人之言以自文抑何背矣之甚也滄勳傳甚者欲附或臣則援其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權酷則援其有酒酤我之文欲奪其利則援周禮五均之法王莽傳是又借聖經以為殺人之術也雖然漢儒固有過矣而過亦不先也自左氏以賦詩之語而定人之禍福以占易之言而論事之吉凶於是詩流入

於五際專持于午卯酉以驗人事易流入於五行專類淫巫鼓中以决疑心推波助瀾漢儒尤甚左氏作備之過也且秦繆之新晉才賦六月以見意夫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重耳何足以當之晉襄之享晉文也賦菁莪以見意夫菁莪天子養育人材之詩文公何足以當之垂隴之後鄭伯所以享趙孟也七子從鄭伯以寵其禮趙孟請賦詩以觀其志不知伯之法侈已盛雖愚夫亦知其必二言豆待賦馳奔之詩而後見哉昭元之會鄭伯所以享三大夫也趙孟賦匏葉以為之倡穆叔賦鵲巢以為之和不知死生禍福雖聖人亦歸之命而不救必豈必因賦詩而言不復此哉夫左氏述賦詩凡六十有六篇而合乎專對之義者止於甯俞辭湛露彤弓叔孫豹如辭肆夏元侯之二事焉其餘皆斷章而不能合聖人之道也並左傳如觀之為卦先王所以觀民而設教也左氏執其說以驗陳氏之得政離之為卦先王所以繼離照于四方也左氏衍其說以符晉侯之必敗叔孫婁賤賊於家臣是其見吾之不明爾左氏取詩占以附楚丘之妖怪南蒯家臣占以附楚丘之妖怪

心之不概而左氏取黃裳之義以成惠伯之先見乎左氏之義
者三十有二而有功於名教者止於南蒯之事焉其餘自附會而
不能合三聖之法也 並本傳 晉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者豈不驗歟
范甯謂左氏二而而嗚呼左氏親見聖人者也且穿鑿附會而不合
之罪而罪左氏也 國朝以經學淑人心名儒以經學扶名教未
嘗不講經也而不聞有鑿經之失未嘗不據經也而不聞有假經
之名有合乎經則施於議論之間不合乎經則不泥於章句之末
此正善詩不說之意也講月令而明奉天之事 范祖禹講月令聖
性一誠於奉天云云講春秋而發尊君之首 宗訓述英閣講春秋
若公穀之質朱綱上說 其論乾卦也而
願常以論禹貢之書立為經也 其論乾卦也而
願今日之君道 開寶三年上召王昭素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
此則以於聖經而授是以告君也若夫燔柴望秩此王制之論也
不敢心會其允允滋君上封禪之侈心矣 范祖禹講王制曰古
會古者神農炎帝黃帝之錫 勇智此仲虺之誥也不敢敷陳

續心之忍心矣 以公著講天乃錫王言習上
求合斗經之言而深合斗經之道豈若漢儒之陋哉切嘗論之周
禮一書為生民立極為天下開太平此周官之本意也至不中有
以希 緩刑之說勉其君者 至和元年講周禮十荒大札則薄征
民當歲歉則赦之 王曰下皆 熙寧中有以帝法象魏之法誣其
君者 曰惠知進 講言先王之法有 年變法者如正月始和布法
也何名曰布舊法 是二說也何出於周官也 一則勉之以恤刑之心
一則欺之以變法之失其得失可鑒矣易之二書貴陽而賤陰進
君子而退小人此周易之要法也皇祐中有以鼎卦覆鍊之說論
其君者 皇祐三年講鼎卦上問九三之象施於人事 如何揚安
重非據故是 慶曆中有以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者 慶曆
人會元符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日月時占所直卦以推吉 幾墜而
上即位 甘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客 幾墜而
美則合卦 體上 極其言片之 是二說也同出於周易也 天地立
之以用人之 則諛之以縱慾之非其或為又可見公

不戒哉可不謂哉

新象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別集

新象古今源流至論 之六

而生疑難之傳

華秦之稱亡欲繼乎詩也君子不之予晉東晉補南朝白華

一集本以五言為體山谷謂有三百篇之什詩如易而

三言之旨洪行續闕欲續乎詩也君子不之取詩如易而

孔明出師一表表而自名東坡嘆其與伊訓命相表裏

之言則往往反矣於經况國風雅頌渾厚醞藉誦之如奏黃鍾大

呂商盤周誥幽深簡古讀之如登九折峻坂儒生學士無聖人萬

分之一而欲效聖人之所述噫亦妄矣東坡補詩俳優之戲舞耳

且六經何為而作哉蓋夫子接三代之後有典謨訓誥之周易大

樂法度之善天地陰陽之蘊已露而未顯三綱五常之道則我

未振於是刪詩定書制禮作樂係周易作春秋聖人蓋為則我

心為生民立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元一

心為生民立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元一

心為生民立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元一

心為生民立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元一

而又易讀既社說矣而樂論然曹劉沈謝之句安能合鹿也四牡
大明關雎之旨七制詔志策議之文安能合堯典舜典禹謨伊訓
之義見下達者與幾守者存義果序卦雜卦之蘊乎中說調易至序
雜卦曰大哉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皇始之帝晉宋之王果
獎周室尊中國之筆乎洞上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蓋天
代中國穆公之意也齊梁陳之德行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
元經抗命而尊中國禮之論樂之論果能推明先王政化之意乎
魏晉高重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延孔論樂論後然以王氏
為政化實易為可命元經為賞罰此六子所以生也
六經自名此特波西子之響耳通之意猶未也中說一書酷類管
論以董常比顏子以公卿大夫比顏曾門弟而其心則以夫子自
尊通之意正如歐陽永叔自擬韓昌黎而以梅聖俞擬孟郊也嗚
呼安得後人不以六經奴婢計之哉嗚呼通人於用也曉得如何
可為用故便要周公心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
多禮事法度名曰子之也嗚呼通人於用也曉得如何
家具以下考為之書則欲以
命議之屬為續書詩

沈謝者為續詩便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
詔今之稱可翻者不猶數個如高帝賢詔金好
勸武帝薦賢乘輪皇之悔只此此
此得也謀則也求一歸如君牙問景泰善也無曹
又那得也謀則也求一歸如君牙問景泰善也無曹
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人如何有雲
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
子又元証佐故班駁我個人來竟舜湯武皆經我刪定
我是聖人如中說書都是要孝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
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數有仁仁他使說荀氏有仁仁又
這我個公卿大夫米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
通目費做個升人子便胡然借經之罪不特一王通也世無君子
亂把別人來為聖賢賢然借經之罪不特一王通也世無君子
之論則蟬噪爭鳴蚌尊自居皆得侮聖言矣子雲之太元蓋準易
之象數也易有太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
之贊則有測溫公讀元易有象元有首易者卦辭也首者統論一
易也易有文首元有義也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所以
德并中首元有文首元有義也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所以
於名而作也此後出所以有吳楚僭王之譏焉嗚呼畫前元有易
何侯雄之贊哉有易自後刪後更無詩元雄且不能逃君子之譏則
京房之卦氣事侯寒溫風雨元嵩之元包後周備元嵩元包唐
一行之六行唐僧一行大衍曆皆謬也屈平之騷經靈勸詩之
中

以香豈以君子以龍鳳比忠正美人以喻時君惡鳥以况小人
序楚詞章句以龍鳳比忠正美人以喻時君惡鳥以况小人
以惡禽與物比君子取美大人以譽於君然詩之體尚忠厚騷之體尚忠厚騷之體尚忠厚騷之體尚忠厚
然而作也此或者所以有異經典之謂焉劉縉云嗚呼刪後更無
詩何待原之微哉見上原且不能遠後世之譏則王褒得賢之頌
漢王褒作聖宗元平淮之雅如宗元皆妄也吳越之春秋後漢陸賈記
越春秋其屬辭皆不與春秋史楚漢之春秋下太中大夫陸賈記
漢春秋九篇非不求合於春秋也然游夏高第且不能措一辭况
諸公乎三国之尚書史通云記注之尚書非不求合於書也然秦
魯一篇聖人且不得已繫於帝王之後以役世乎世儒論後之學
者借擬聖經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效老成拜伏跪起以效宿主
言氣象大不相類也雖然聖經之名固不可擬而所述之道獨不
可奪乎聖經之跡固不可襲而所寓之意獨不可求乎述性命者
存乎易讀易而得性命之理雖未必曰易謂之得於易可也誠性
情者存乎詩作詩而得性情之旨雖未必曰詩謂之得於詩可也

上
川

示直筆者在春秋紀政事者在乎書作史而能成帝有故事雖
未必曰書曰春秋謂之得於書春秋亦可也石介之不頌九篇
謂猗那清廟之詩無以加焉清廟之詩九篇
錫三閭四章且以黍離配之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
劉禹錫三閭四章可以配黍離
章可以配黍離
變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丘明聖人之道者難之師曹從穆伯長游
於春秋故其文雖微嗚呼
則皇雅之可軋舜歌也亦宜矣後山詩話龍龕孫覿且嘆其叙如書
節先天之學節氣節明先天易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
節氣節明先天易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
蘇濂溪太極之圖蘇濂溪太極之圖
體而理數暗合於易孟子七篇之書不言易而君子謂其深於
易者以其所載者性命也王元之之太祖實錄其事直書
曾子固之兩朝國史必主仁義
曾子固之兩朝國史必主仁義
實得於春秋噫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表書君子謂其合於春秋

者以其所書者實錄也史記如不表吳者或世之議者且曰司馬
所著潛虛之書母乃蹈太元之轍乎曰此未必出公之手也吾觀
傳公之行著不聞一語及於潛虛其意可見矣溫公行狀墓
議者又曰朱氏所補大學致知格物之章母乃效補詩之亦乎曰
此亦知先王之已說者吾觀章句之序自謂以程氏之說輯之以
俟後之君子其意亦不敢自專矣見大孝章句序噫曾經聖人手
議論安得到後之學者妄為僭經之舉益以是自訟云

明經唐本朝亦能得人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謠也唐人之謠也
不為重則曰白衣公卿又曰二品少進士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
其難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焚香禮進士
此我朝之詩也願得忠孝元泊唱名則鄭備也時有詩曰焚香
幕待經生詩則明經之科亦輕於進士矣噫有由矣
蓋唐之試明經者但取絕句勸乃取年頭月尾明經絕句我朝
之試明經者專取記誦天理入年發珠言近明經策問策問
議亦夫惟取絕句專記誦所以起人厭薄之意使講明先王之義

理猶繹諸儒之議論明於理體為卿所稱如唐人之謠高祖詔
州覆里物入貢經學優深可以為師如國朝之科有經學
為人亦未嘗盛也唐之設科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
禮有三傳唐之設科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
舉之條也國朝之設科有三禮禮有三傳有禮字禮字有禮字禮字
明法於諸科之中功績禮字有禮字禮字有禮字禮字
兼精習稍難禮字有禮字禮字有禮字禮字
明經亦復令有名曰經學優深見上有明白經明行修宗祥
無年試率人張觀以下及第此科舉之目也及考唐制詔三家
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其崇尚之意甚隆矣唐因詔以三家傳
儀禮出身者又觀國朝嘗試經明行修舉人以經義精奧至上煩
御筆親選考官以授其義其選取之意尤厚矣真宗嘗試經明行
論以去歲所試禮字有禮字禮字有禮字禮字
亦與禮同者故出義頗艱因出兩制館官薄義釋考官親
以御筆夫待之不薄選之不輕而洪儒實學亦彬彬於是科之內
是故顏孔之訓五經禮字有禮字禮字有禮字禮字

音義陸德明著治易則康子元本傳議禮則元行冲春秋

則蓋文達並本傳舉周禮則定郊祀者褚無量也舉詩禮以對祈

穀祀者王仲立也並本傳他如狄仁傑許孟容徐有功皆挺然於

明經之舉第又第明經徐有功以李行率明經則明經何負於唐

哉崔頤正則以明經進士位宗時進士明經孔維則以九經及

第事舉孔維字為則以禮記博士聶崇義薛顏舉於三禮之選聶崇義

孔明禮字通經旨又薛頤字張師德張觀出於經明行修之科見

辨析經疑講明易卦則如馮原之擢五經馮原字伯宗擢明經

義轉下折遂以為國子監直講真宗講泰卦上悅除奉旨直講

先列注疏後斷已意則如劉道元之應大義皇佑初詔能講經

於我朝哉所憾者唐之外有尊經之名而不知尊聖人之道

聖經雖於釋老故高祖釋奠浮屠惠東道士劉進喜乃得與徐文

達陸德明同講高祖祀釋奠召博士徐文達浮屠惠東道士劉進

高宗已數召李元植與方士浮屠講經本傳甚至

上 8

明經一科且雜試以老子之學又主好尚如此則士之通經無怪

其所其不純矣祝欽明之五經擢地其學安在耶

元徽之世附匪人元徽字仲和所學安在耶

若我朝以立民極以吾道扶世教或專於明經或合於進士

雖公輩不意千載一日也是以經學一唱

靡然化之經義名齋學者要集有如胡安定胡安定有經義經術

傳授學者數百有如蔡端明蔡端明知福州時闕十傳授學者應

孫明復唱於平陽孫明復唱於平陽石守道振於兗州石守道

漢溪講於春陵漢溪講於春陵程鳴於伊洛程鳴於伊洛生者皆

張子明於閩中張子明於閩中莫不以性命道德為依據以仁

義禮樂為宗主至今學者皆知有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諸先

生之力多矣豈非我朝作成崇重之効與愚故併及之

武舉論武舉論

自周人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然未自其

至漢人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然未有其制
詔李明兵法及唐人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始兩二
有大德者馬唐武元則其法始行立定辭之科嘗觀成周之時士之在序
之間嘗從事於射矣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
士之行同從偶則以射平時以此為教養之術三歲以此為省與
之地大者居則為六卿之官出則為六卿之將次者入則為比閭
族黨之師行則皆卒兩師旅之帥是時也涵養於庠序之時舉
於鄉閭之日特未嘗明言用武以取士也故曰未有其名
武帝以良家子而立選漢元延平有詔舉明曉戰陣曉戰陣成帝以知名而召募
舉武猛堪任有詔舉明曉戰陣戰陣之略諸公車元延平
間又幸有有詔舉猛勇才力之人皆名聞西晉武帝曰具
以齊武功其善治州郡者皆名聞西晉武帝曰具
必能引弓四鈞弩石者得二十五百人是名二三
皆知之曰延壽使感外國號為賢將進充國坐困西羌輝快勝

一
一

本傳趙本以良家子應選也馬隆偏相制車深入力戰秦涼削
平功名第一隆本以勇猛應募也是時也示之以威武之名作之
以功名之心尚米聞設科以取上也故曰未有其科且唐自開國
諸將老死殆盡邊陲宿衛空虛之使遂更翹關負重之選而所得
皆姦悍無賴之故其弊也坐廟堂仕州縣者以執兵為耻守邊
疆入宿衛者不識一丁字猶幸邀其前弊更立新制開元增置軍
謀宏遠堪任將帥之科開元大備舊制每歲孟春如朔日進士之
則掌其制有員重與夫身材言語之選大抵射之科惟所衆多
緒為天寶增置明孫兵法之科當時所取之士不為無補於國家
故開元一舉而得裴端復天寶再舉而得郭子儀裴之事業固未
多見而子儀當版蕩之秋祿山思明繼踵為亂吐蕃回紇輕視中
國唐祀幾絕而復續者皆子儀勇智滅定撫之功是賴出本傳是時
也進士則取文辭武舉則取勇智故曰進士武舉始兩立者是也
五季之末諸將大抵多務鬪力強弓勁弩以徹堅中的為奇利刀
長槊以回鋒挫銳為上而古今成敗陰謀奇計事

直者悍之匹夫且藝祖思移其習以收其效於言盡重言未讀書
史閱義理而復設武舉之科申教諸道解送此武科之始設也
太祖開元元年太祖令諸道無武舉者命自後真宗有重謀深遠
李昉屬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乃罷之
武藝絕倫之科咸平制也咸平二年真宗北征趙安武舉當今
復行其軍中深遠武藝絕倫至景德初更詔兩制三館復詳定武
舉條貫焉仁宗有步射馬射策試之法天聖制也天聖七年置
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問
第一道合格至寶元間復詔兵部試武舉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
定高下焉至政和年夫我真宗仁宗之留意是科者豈徒徇虛名
亡實用哉蓋自當時太平全盛之後應制科者樂為賢良方正而
耻為將帥邊寄名天聖七年置制科其各曰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用科詳明中書省可使從政科詳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宏遠材藝過人凡以得京朝官之被文及應選者應武舉
者徒知張射而不知有智謀節畧之秘富弼曰今應制科之道或
列制科或設武舉其應制科者必求為賢良方正耻為將帥而應
武舉者必求為將帥耻為文雅以輕於是既取武藝又取軍謀既考騎射又考策試而異人傑士
武舉

一一一

往往間出於是科之下是故景德設科之初高志寧出焉大耶去改
紀申命之後令狐挺出焉方元昊之未發也志寧請兵欲覆其巢
穴謀不獲售元昊因以背逆何料敵之精即韓琦謂志寧可比淮
陰其美之深矣方有尚之梗化也挺教狄青以蕃落騎擣其虛青
果取勝何知兵之熟耶用仲游謂挺觀敵制變籌度萬里外猶矢
破的當其維之極矣二人雖未中選不盡其用然平日閑習是科
非但區區於鞍馬弓矢之末也長編雖然今日有武舉養之於未
用之初有武舉擢之於將用之日其法誠善矣然復能意氣以感
召之精神以招徠之或出於大臣之論薦或選於出家之傳習又
出於是科之外可也昔蘇洵謂弓馬策試未盡可使兩制舉所引
方畧弓馬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任蘇洵曰范文正亦謂今可於忠孝之門挾
亦為元用可使兩制舉所引蘇洵曰范文正亦謂今可於忠孝之門挾
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不甚顛沛蘇洵曰
日將門出將中其言焉今可於忠孝之門挾智勇之器堪將才者
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不甚顛沛蘇洵曰
願今於有司程度之外復為一術以籠絡天下不羈之蘇洵曰

科者可以為郭子儀不出是科者亦不失為韓淮陰而六下無遺材矣

宏詞 唐本朝設科得人

唐人嘗行是科矣而韓昌黎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選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國朝亦行是科矣而揚龜山謂古人得已似不如此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嗟夫設科本得士而反以累士又果何取哉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士之抱寸長挾一藝者其肯與草木俱腐不得不奮於科目之中况潤色之蘇黼黻王言非老於文學者誰能任之此唐人因隋國朝因唐於科舉之外而設是科不可執一公之說以議詞學也愚請先論沿革之制而後及於得人之盛則知無負於人國家矣夫宏詞之創於隋盛於唐見於志選李之詳固不必論若我朝始於何時哉蓋國初布宏詞拔萃科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詞學科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或者此其兆歟夫是科之復蓋起於紹聖罷詩賦之時也于時議臣建言採唐人宏麗秀異之目而謂詞賦

宏詞

既罷求天下應用之文故特復此科焉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以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意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以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布有檄書誡頌每歲必試而所試特四題爾至於大觀四年則以紹聖為未備而改為詞學兼茂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宏詞其除去檄書而增入制誥者大觀之法也其再復檄書而演為六題者紹興之法也雖然此沿革之制也自唐以至今日其人其種五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其種五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唐室中興事業可嘉也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推其鋒回紇恃功力沮其氣其志節高矣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典司文衡無卑弱氣掌其制誥有典誥風其文也謂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

傳傳中進士... 所尚差勝於前... 制詰其文釋溫厚... 黎必慚是選之說... 天下事未嘗及其... 正大也程球則不... 則不附於蔡京事... 詠之上書於元符... 朝之諸公亦何有... 錫本博學宏詞也... 附廷奏檄木... 是適為詞求之累... 如泥自古皆不化... 宏詞之名者必其... 而後謂之博閑中... 其選者所以重其... 宏詞

窮文章無盡科目... 如蘇廷頊... 如許景先... 然後可以受詔... 辨通達國跡... 顛之於災異... 大乎誠觀... 若宿成則有法... 千里論事若對... 外儼對... 之作高標... 未然莫如咸必... 窮

乎如鷓鴣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斯可以言也荆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旣越斯可以言記李尚隱所謂皇王之道盡識聖賢之文盡知然後可以為博學宏詞

堂除唐因朝公華之由

自銓曹之弊滋而堂除之法始立自叙遷之意拘而堂除之權在重又其後也堂闕稍正而堂除之事簡堂簿復創而堂除之事繁此先后沿革之由也嘗試考之蓋漢東權歸臺閣不任三公而尚書之真所由出仲長統傳光武以臺閣之重歸尚書晉宋而下公能兼制晉以清濁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擬擬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居與部計余年每官闕為題自署宋以蔡質為吏部尚書與散以下悉以付之唐猶以為失職而不拜隆諫之為吏部尚書至謂左丞傳隆曰唐自出我中案英然錄事尚書不能為徐美之若哉以下專以相委此則與上自鄉大夫下自州縣之吏無所不總而宰相尚不止有於除吏至唐中葉吏部無所黜陟而後宰相得以任除用之責有敕受符旨受敕者五品以上宰相奏議而除非之旨受者六品以下吏部

十一

得銓符授之開元初起居遺補及御官等官皆以旨授而列於選曹四年乃救負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授而不在吏部蓋德宗加陸贄請令臺省有長官各率其屬者其各於詔書異日考其最者以引之奉者五日詔書行贄議本我言於上曰詔書所考皆在任諸司贄曰受其器也不得與才上密命贄曰今改詔書曰可考也贄曰起居遺補御史等並列其後俾居專制舍命公事而後行私贄宰相抑其大而吏部任其小此堂除之法始立也五代之際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遂為弊政我藝祖欲革其習故舉而委之大臣俾之進退百官總理眾職政事文事武事皆於月異名滿則遷太祖始名責實并有考者未嘗及秩自是歲滿叙遷之法漸不常復自卿監而下號寄祿官至中散大夫始由堂除而吏部不敢專自元士而下合從常調者悉歸銓綜而中書不可侵監司屬官監場治錢監等關切撥還吏部自監察御史省部以上及按書省官書局言議編修官堂除外皆歸銓綜法嚴惟中書不可侵吏部之權故廟堂之權重呂端方拜平章而太宗勉以進賢為稱職廟堂之道元年四月呂端拜平章事太宗勉以進賢為稱職

嚴其法大臣嚴其選此堂除之權始重也元豐間肇新官制首欲
章一時冗濫之弊乃詔有司俾造選格凡部闕之在堂者稍歸正
于銓衡一時士論號為至公蘇頌行狀神宗謂三代至治未有嘗有
從之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編吏部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邊
任幕取州縣官侍郎右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左右選掌之自初
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義行郎左選掌之元祐初年韓縝
在政府復罷選格請取繁劇之地六十餘闕竟歸中書而御史王
陶力詆其不可正所以止罷侍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稍疏
矣長編宗觀間始創堂除之簿以籍其歲月注其考任述其初過
立法以防之廟堂失論道之弊而除授日冗士夫艱仕進之路而
奔競日長政和三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失職
下吏部正所以養廉耻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益繁矣政和
呂頤浩奏 祖宗時內列差遣並付審官院流內雖堂案案則不
多十人夫自有制官之職故亦多侵注擬士人
失職 雖然此法也蓋聖堂乃官人之源堂除非用法之
地 聖堂 人謹守程度自可付之有司則奚取於道揆哉田

薦人之家至一千石田陽傳薦人之家至一千石李吉甫按
引用李吉甫始說政以情謂裴君曰此日人物吾之不
即推其跡二才許人吉甫未足多道而後世以為羨談者以大臣
職業所當然也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卿在中書
何由盡知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審詳可否大哉帝王之言真
知任輔相之難矣一 寶訓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卿
類進卿更審詳可否不致聖之道也 冠準為相每用人才有持例
簿以進者準曰宰相用人是安有例 懿哉先民之言真能得輔相
之難矣 準曰公此曰朝廷用一人為馬步指揮使史以例簿
天工非賢罔又坐居廟堂進退百官然中無意必則好惡正心無
適莫則取舍公藏用貴密而下情貴孚多門貴塞而公道貴廣惟
清心以照群動惟虛己以納萬微惟誠則維明定則應則以之官
使度工總理眾務如鑑之明水之清衆影畢陳而萬象俱見矣張
師德以兩造王且之門是以緩其遷王且曰相公門不得見公誠向
文謂曰當辭以符之若復奔奔使使牙階而進者當何

世以不通過公之言是以驟其用溫公薦劉安世不絕矣如非也光居閣下時而問計呂蒙正之薦簡而不以為私曰蒙正為相致仕有姪夷簡宰相也夷簡之擢仲淹而不以為嫌呂蒙正不謂相公曰仲淹賢者豈可但除舊取新抑揚非黜惟合公道輔相之躄也嗟夫堂除之說天子托大臣以選擇人才無資格之拘無關鍵之限所恃公心之取予耳薦賢自任力求報國對客來訪隨錄囊中正庶母負大臣之責然否來踵至相禪於無窮寒兼詳耻舉期於必得大言未必底績虛譽每多誤人諛佞類忠魏亮似激異論工於先入邪說易於抵牾故陳篇獻記適以長奔競之風乘權藉勢無非為僚倖之舉宰邑無聞院轄分教將終希望掌故中書之址不知崇嚴而一命以上皆得以納約於賓吏卑陬整折語言周遭殊無愛君憂國之忠而動有干祭嗜進之請噫可嘆也然以先輩而勉出以報國而存心旌恬退則躁求者知耻擢重厚則洋身自退才可用也而親雖不問德可采也而資款

之不拘則舉以之開何患無董安之賢哉

聖訓論古今任人

選部之設也尚書之有選部則始於漢後百官志成帝初置尚書事後漢以為吏部至是尚書而為吏部則始於魏通鑑魏吏部主選事云吏部之有侍郎則始於隋三品侍郎一人正一品此設官之由也縣令以上始赴尚書則漢吏部之職前張敞傳東吏追補少者數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則宋吏部之職魏監宋營陽王先蔡元亮曰選吏部之職同上燕宗紀陸贄奏曰因朝五品以上制教命吏部此除吏之由也然以歷代論之則綜綜之法莫密於唐亦莫踈於唐蓋綱維所係不過兩端一曰試法二曰集法試以訂其實法以限其來也已集而試察其書判既集而銓察其身言此試法也唐選吏之法有四一曰身體二曰言言三曰書書四曰判判文身體長五品以上及身言官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期以十月畢以三月此集法也同上正觀二年待即列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則時至十九年馬周以四時為勞乃復十月為選

至三始者制度方新人情未玩觀德考行雖未見其口生談事考
言猶可見其梗槩及夫仕者既衆入流益蕃僞主符告以為官接
承他姓而應調旁坐而假手詭貫而冒名雖差流選期繁設等級
開糾告之令增謹犯之科較藝至用糊名命題時引僻事防禁雖
且弊端益滋而試法壞矣同上始者兵革方休人不樂仕至符後
以速其集續食以資其行留放以時注擬斯速故應選者暫集而
遐迹無聚粮之費合退者歸而長安無索米之勞自後集法不常
或四時擬注或三年一集真僞易於混淆文牘不可尋勘十年不
入官負闕莫之補而集法壞矣同上元後元下兵四率二十年
真吏負為吏廢置無期至十年補吏負格難則案牘叢殺為冒蒙
不調者散負或累歲不著裴光庭作借資格以矯試法之弊
陸宣公立計闕例以救集法之偏然而躡級限年賢愚一槩於是
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離一尉者也方試法未壞尚可因是以
求才及其衰也一切用資格矣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借資格
限年用四不得踰歲於是久淹不收使之謂之至書及光庭身四
嵩以爲非六寸之方委罷之乃下詔曰九年六月而出身四十
乃得而從事也裴光庭以爲乃下詔曰九年六月而出身四十
白今選人才學優異有解行及遠郡下僚各迹稱著者考吏部

上 十三

材觀擢之又見海華志善人銓選不實則除名善果除官不當則奪津
又見海華志又見海華志善人銓選不實則除名善果除官不當則奪津
納賂則終於片去崔長博武德未父同為侍郎即云鄭
情同典選知賂賈為御史易矣云云上准以
法而責人下亦以人而任法其升黜進退尚有出於微文之外也
是故有設榜引注悉有差次者裴長名榜引註法復定則常伯始
裴長名榜引註法復定則常伯始有裁抑僥倖奏停糾封者李朝德
宗朝德
背之說而請托不得行乎高李輔大時人語曰李下無優徑
京人物宗賜金皆鏡一况其痛鑿有姓
有偽牒詭功摘檢無遺者盧從原宗時為吏部尚書
盧從原宗時為吏部尚書
况又有如裴馬有聲於臺閣馬載為司列少
馬載為司列少
者皆以事言盧宋俱高於銓次而號稱平允者乎
宋景伯為裴行檢
者皆以事言盧宋俱高於銓次而號稱平允者乎
宋景伯為裴行檢
無非所以救法意之不善而濟之以人者也國朝銓之法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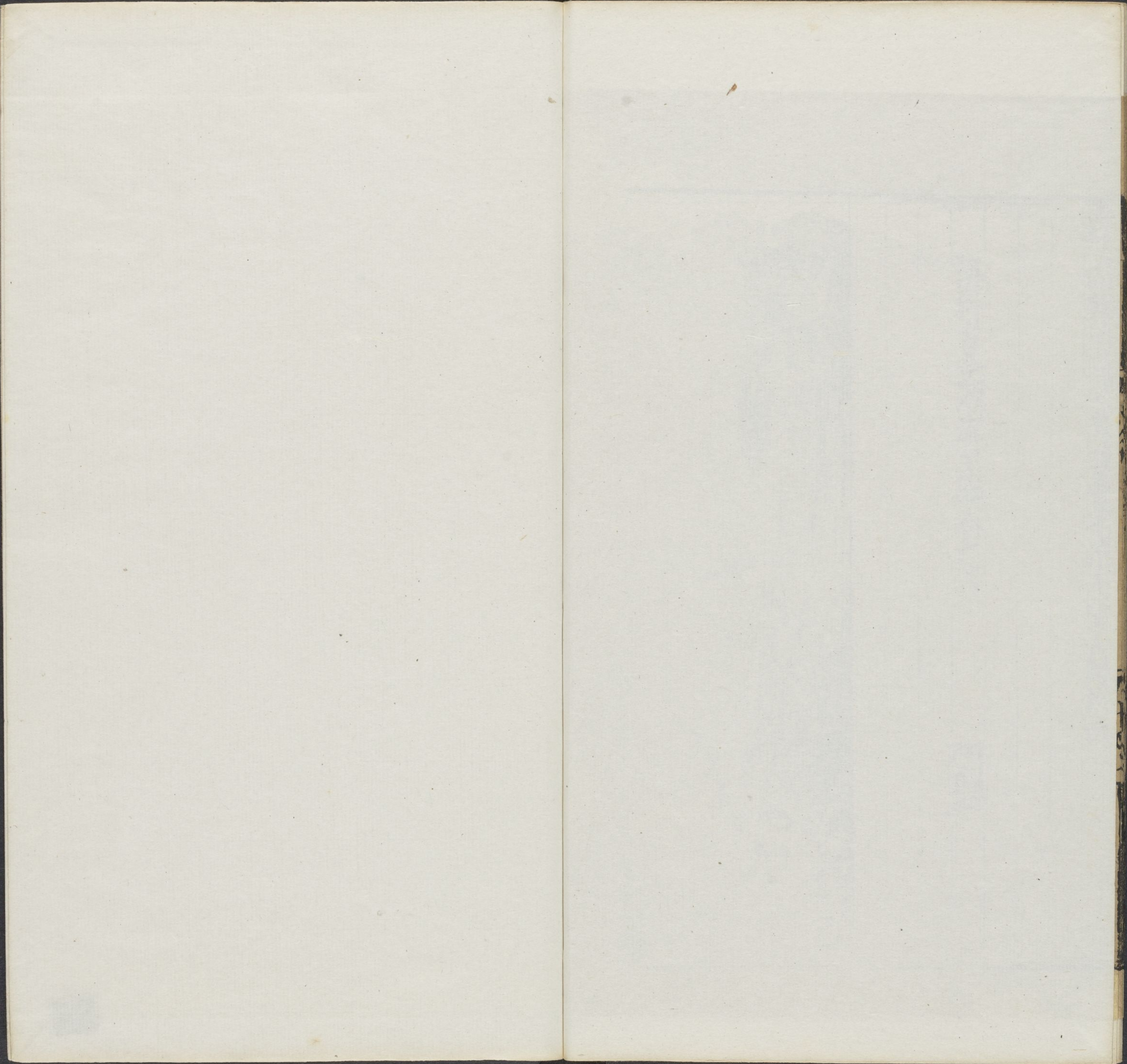
幾變矣其始也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三班為官臣院當是時
大臣之權重而有司無與矣古源云太宗未置審官二班其後也
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置審官東院以分樞密之權以宣徽所
掌而歸三班院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流內銓當時是太臣之權
分而有司參舉矣諫錄太宗置審官四年又其後官制之行也合
東西審官之事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內三班之事而歸之左右
侍郎當是大臣之任輕而有司專職矣蘇頌行狀神宗謂三代至
言唐吏部有二銓之法分品按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莫如
分左右曹以曹兩長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之升朝
者尚書左選掌之右選掌之自副選至從義侍郎右選掌之武官
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選至從義侍郎左選掌之然權
在大臣之時磨勸未立叙遷不行而百官遷轉惟視功績之優劣
權在有司之後磨勸既立叙遷既至而百官注擬惟拘拘於資格
之一定然國朝盛時條例雖主於故常而熙隆則付之長吏寒士
寡援者陳以升擢神宗時五年神宗竟欲別流內銓士有孤
雁與之奪其表能表神晉州推官李元有私罪罷以衣應幸及
表罷罷之奪其表能表神晉州推官李元有私罪罷以衣應幸及
自熙隆以來循至今日其權

一委吏部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以歲月久近而遷轉以名望
高下而進退資治通鑑高深盜跖而必示閹閱未應顏閔不庸科日
既升而任了亦升恩免者獲進而雜流者亦進羣需之所惑者既
予而僥倖之所及者亦予吏胥為姦弊源鼠穴並緣循習之例不
用出入之文毛舉細數而倍費符移摘拾小節而淹延歲月其末
流弊極矣猶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乎今宜重吏部之權專吏部之
責法之所當行者則據法以選用不害其為守法不則如唐人欲
任牛仙客仙客越資而不暇顧則法豈可棄哉張九齡傳法之所不
必拘者則捨法以進退不害其為超法否則如唐人李元瓘拘於
法而不得行則法豈可泥哉是必選法不更輕重無欺如工質
碑王質判流內銓選法未嘗更或問之曰選法
備具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何必更法科條揭示奸弊
容如曾宗道宗道知吏奸狀悉則善於守法也是必
賢者許別論奏如寇準薦選入錢若水等為朝官張編編準薦
皆通朝官不才者則如賈黯廢蔡澤之不肖張編至九年賈黯
為直館者在蜀三年不與其父通則善於超法也人與公而並行資
問黯言之於朝坐廢歸田里

與聖而兼用尚何患選曹不精而賢不難辨哉

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印



MADE
IN
JAPAN

